

那次我带母亲去饭店吃饭,她进门后就被饭店的豪华装修惊到,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我招呼母亲:“妈,先去趟卫生间吧!”她“哦”了一声,眼睛依旧在上下左右打量。我快步朝饭店的卫生间走去,可我出来的时候,却发现母亲。我喊了几声,没人应。我赶紧四下寻找,却发现母亲正在一个偏僻过道中张望,很慌乱的样子。她见了我,立即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抱怨道:“哎呀,你也不等一等我,这样的大饭店,我怎么知道卫生间在哪儿!”我看着母亲茫然无措的表情,心里不由一酸。

是的,岁月无情,转眼间母亲老了,脚步迟缓了,我真该等等她。可我的记忆好像还停留在母亲年轻时,那时候她健步如飞,我跟在她身后,需要一路小跑。我追不上她的时候,就使劲儿喊她:“妈,等等我!”她听到我的喊声,停下脚步,回头牵起我的手。时光匆促,转眼间母女间的角色转换了,轮到我等

一等母亲了。

等一等母亲,除了让她跟上我们的脚步,更应该让她跟上我们的生活节奏,跟上时代的节奏。前几年,母亲一直在用老年手机,除了接打电话,没有别的功能。我们姐妹回家,吃完饭就捧着手机刷视频,一边刷一边笑。母亲被冷落在一边,讪讪地说:“手机上的东西那么

可奈何,丢下一句话:“手机上的东西要自己多琢磨!”那段时间,母亲整天对着手机“琢磨”。可过不了几天,她就举着手机怯生生地对我说:“这手机让我给弄坏了吧?怎么啥都没法看了?”我有些生气:“妈,你是不是下载什么了?弄得一打开就是满屏的广告!”母亲更迷糊了:“什么下载,不知道

等一等母亲

王纯

好看?有啥呢?”妹妹头也不抬地说:“上面的东西老有意思了,妈,哪天把你的老年手机换了,也用用智能手机吧!”我瞥见母亲脸上露出非常向往的表情,于是把自己淘汰的智能手机给她用。

可是母亲老了,学习新东西的能力差了。手机上的各种新功能,我教了很多遍她还是似懂非懂。最后我无

啊!”我更急了:“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乱点上面的东西……”母亲见我气急败坏的样子,说:“你慢点教我行吗?教快了我真弄不懂,我的脑子哪比得上你们年轻人?”我又一次意识到,母亲确实是老了。而我却不能像她曾经教我那样拿出十二分的耐心,不由惭愧。

等一等母亲,让她慢慢

庄。远远望去,绿叶丛中繁花点点,好似谁家姑娘穿着花衣在跳舞;近看时,花瓣上挂着露珠,晶莹剔透,恰似刚过门的小媳妇羞答答地抿嘴笑。那些爬到树梢上的,开

花山。我总要挑最大最美的花朵,各色都采几朵,用毛毛草扎成束,插在灌满水的酒瓶里,摆在东屋的躺柜上。可惜好景不长,不到晌午花儿就蔫了。但爱花的

乡野喇叭花

山楂球

得格外大,格外艳,风一吹,花冠摇曳,颇有“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韵味。

我自小就爱这喇叭花。每年花开时,天不亮就往东大场跑。那里的篱笆上爬满了喇叭花,开得像座

人不怕麻烦,第二天一早我又去采新鲜的。

喇叭花生性爱攀爬,见高就缠,遇长便绕,一个劲儿往上蹿,直到霜打叶枯才罢休。有人说它像阿谀奉承的小人,可在我眼里,它却是顽

接受新东西,慢慢跟上我们的节奏。我耐心教母亲用微信,拍视频,刷抖音,她的生活因为一部手机丰富起来了。看着母亲熟练地滑动手机,我不由想,其实她只是慢了一些,只要我等一等她,她就能跟上来。

前几天我带母亲出门玩,陪她看风景,拍照片。我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尽量跟母亲保持最近的距离。偶尔她跟不上了,会急着往前赶。我便停下脚步,扭身对她说:“妈,不着急,我等着你呢!”母亲冲着我笑了,笑得那么开心,真像个孩子。我陪母亲去医院看病,怕她迷失方向,所以不管去缴费还是去找工作人员咨询问题,都让她在我身后寸步不离。我在前面张罗,她在我身后乖乖跟着。我一回头,她冲我一笑,脸上是满满的安全感。

时光苍茫,岁月路长。父母的脚步日渐蹒跚,我们做儿女的,真要学会等一等他们,就像小时候他们等我们一样。

强的象征——不懈攀登,只为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

叶圣陶先生对喇叭花情有独钟,每年都会精心栽种,既为观赏,亦作励志。他在《牵牛花》中写道:“‘生之力’不可得见;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却默契了‘生之力’了。”这份对生命力量的感悟,与其他艺术大师不谋而合——据说梅兰芳先生常于清晨观察花姿,从中提炼出优美的戏曲身段;齐白石更是以笔墨捕捉喇叭花的生机,其画作中绽放的生命力至今令人叹服。

愿这小小的喇叭花,年年岁岁,永开不败。

一天清晨,独自走在路上,天还没怎么亮。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鲁迅的《药》:“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华老栓因为心怀给儿子治病的希望,“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他的希望最终落空了,那个金贵的“人血馒头”,并没有能够挽回小栓的生命。而我又是怀着什么样的希望,在天色未明的清晨出门?

我忆起简·爱曾在黑夜的荒原上,在冰冷的雨中彷徨无助,落入绝境。这时她看到一线亮光,于是她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以积蓄力量,然后往那亮光爬去。接着她再尝试拖着精疲力竭的双脚慢慢朝它走去,在沼泽中摔倒了两次,但都爬了起来,振作起精神,继续向前方走去。这个外表柔弱的孤女,表现出如此惊人的“钢铁般的意志”,只是因为:“这亮光是我微乎其微的一线希望啊,我必须到它那儿去。”

曾听一位教师前辈讲起往事。几十年前他在农村插队,一个下着大雨的漆黑夜晚,他在泥泞中走了很久很久。忽然,远处出现了一点灯火,那一刻的激动心情,他至今难忘。后来,他用这段经历来比喻教师生命的意义: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为自己寻找光亮和道路。过程中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发出的探索声响,被年轻人看见、听见了,他们以为这就是“启蒙”。但其实,那个摸索的人,首先是在为自己寻找生命的光和路。

此刻我在黑夜里孤独写作,让词语在思想的火焰中噼啪作响,不也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寻找光和路吗?这点点光亮,不知能否传到远方,哪怕只照亮一两个人的黑夜?

●网络新词语

SOP

肖能萍

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即标准作业程序,最初是运营管理领域的专业术语,指通过标准化流程提升工作效率与质量的系统性操作指南。其核心在于将工作细节量化,用清晰的步骤规范确保执行的一致性——从操作流程

到时间节点,每个环节都有据可依。

现在,SOP已从企业场景渗透至个人生活领域。例如,一些网友分享了自己制订的晨间SOP:从刷牙、洗脸、喝温水、冥想、运动,到遛狗、做饭、化妆等,每一项任务都有明确的时间安排和执行要求。这种将经验固化为标准、将模糊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正成为当代人对抗生活无序性的新型管理工具。

连载

人文生态纪录片

绿满津城

第二季

解说词

十、方舟公园

已过古稀之年的阎晓明,在外地生活多年,每逢春节回乡,他总要带着女儿,到天津宁河的方舟公园走一走,缅怀先人。

由花岗岩雕塑的青年,目光坚毅地穿透寒风,凝固了青年革命者永恒的呐喊。他就是革命先驱于方舟,1900年9月出生于宁河俵口村。

于方舟外孙阎晓明说:“我的外祖父于方舟,他的名字叫于兰渚,字芳洲。后来为了救国救民,表达自己的意志,他就把‘芳香的小洲’改成了拯救老百姓的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叶平

‘方舟’。”

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震醒沉睡的中国。同年9月,正在天津官立中学堂读书的于方舟,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进步青年在天津成立了“新生社”,与觉悟社相互呼应、支援,成为天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前沿。

1920年1月,于方舟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在抵制日货、抗议军阀政府的请愿活动中被捕入狱,遭到长达173天的监禁。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与学习,并以绝食抗议。于方舟的词作《浪淘沙》描述的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心境和决心:千古做完人,震撼三津,爱国不怕进狱门。虎狼拒送检察院,更增仇恨!

1923年,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于方舟以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次玉田暴动,在战斗中不幸被捕,牺牲于一个寒冷的冬夜,年仅27岁。

据天津市宁河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工程师李靖介绍,方舟公园始建于1987年,当时是宁河城区最早的

一座综合性公园。园内,九曲连心桥连通到湖中,拱桥横跨两岸,湖边绿树成排,碧草成茵,百花齐放。园中栽植各类乔木、灌木及月季等花卉,共计两千余株,绿化覆盖率高达65%,成为人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李靖表示,2008年,公园进行大面积提升改造,延续了原有的亭廊风格,同时利用中国园林的造景技术,把空间分割开来,营造曲径通幽的效果。提升改造后的方舟公园,主要是以水空间为主题,利用原有的大面积水域,将水体的形式丰富化,增加水生植物、游鱼等,使周围的景观充满灵动性。

阎晓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园的美好环境,如诗如画,如歌如梦。他每次来都非常感动,相信先辈们能够默默感知着现在的岁月静好,山河无恙。

如今,方舟公园碧水清波,绿树繁花,正是对那不朽牺牲最深情的告慰。水波不息,如同信仰长流;草木葱茏,恰似精神永驻。这艘以碧水繁花铸就的“方舟”,承载着过去,驶向未来。

三十二、文·第十三(8)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礼》《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爱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时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返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

家,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的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纤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可见影响之大。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

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朱自清著

经典常谈

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体却只拿来作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张词藻不着边际,便于酬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过了散文化。自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多用虚字和长句,使骈体稍稍近于语气之自然。